

聚焦三区三州

新华社成都7月9日电(记者李力可、刘洪明、杨静)“三区三州”是我国脱贫攻坚最难啃的“硬骨头”。如何实现脱贫目标?脱贫后如何可持续发展、稳步迈向小康之路?记者采访发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时点,我国大西南的“三区三州”地区从政府到企业、到群众,因地制宜,积极探索产业扶贫、产业稳脱贫成果、产业振兴乡村的路子,各类扶贫产业在“三区三州”落地生根。

产业支撑脱贫攻坚

产业扶贫是撬动贫困地区发展,增加贫困户收入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在广大的“三区三州”地区,脱贫方式多种多样,而产业扶贫在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特合村第一书记刘骥告诉记者,通过整合产业发展资金和与公司合作,村里新建成了6个生猪代养场,每年可为每户贫困户分红1000元,在产业带动下,该村贫困户人均年收入已超万元,贫困发生率从29.6%降至2.19%。

贫困人口从2013年的51.8万减少到2019年末的17.8万,贫困发生率在6年间降低到4%,产业对凉山脱贫的带动作用不可忽视。据统计,凉山全州种养大户已突破10万户,各类经营主体农户带动面达75%以上,50%以上的已脱贫人口中依靠发展农业产业实现脱贫。

手中有活干
小康路更宽

来自我国大西南地区“三区三州”产业扶贫的报告

2016年以来,西藏累计投入362亿元实施扶贫产业项目2661个,带动了23.8万人脱贫。而在四川藏区,2019年甘孜藏族自治州投入财政扶贫专项资金132亿元,全面推进贫困村与非贫困村、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统筹发展,实现7125户3.1万人脱贫,贫困发生率降至0.23%。

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2015年以来,当地累计投入产业发展资金4.3亿元,中药材、特色畜禽、高原杂粮、蔬菜等优势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综合贫困发生率降到了2019年底的0.38%……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游则游,记者看到,产业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第一工程”,筑牢了“三区三州”的脱贫根基。

产业发展“准又稳”

在“三区三州”地区,复杂的地形地貌和气候条件在塑造了独特的自然景观的同时,也曾是制约当地产业发展的屏障。而如今,记者经常能听到“生态是最脆弱的资源,也是最宝贵的资源”的说法,依托生态本底,找准产业发展方向、把稳脱贫基础,农林产业、现代农业、扶贫车间、乡村旅游等不同产业发展,让困难群众从“看天吃饭”变为“靠产业吃饭”。

“工作的地方离家只有2公里,每月工资4000元,再也不用四处打工了。”今年45岁的索朗,在西藏日喀则市谢通门县达那喀乡一家产业扶贫企业工作。他所在的企业主要从事食用菌生产加工,目前日产食用菌2吨至3吨,127名工人中68人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从田间地头到扶贫车间,扶贫产业链越来越完善,现代农业挑起了“三区三州”稳定脱贫的“金扁担”。

在四川凉山,绵阳市涪城区、佛山市禅城区对口帮扶工作领导小组与昭觉县共同组建的涪昭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已经建设了标准蔬菜、食用菌种植大棚500余亩,三年内将建成占地5000亩的现代农业园区。2019年,凉山东西部扶贫协作帮扶资金到位7.7亿元。“打赢脱贫攻坚战,东西部产业合作是促进产业发展带动脱贫的重要举措。”从广东佛山市到凉山州昭觉县挂职县委副书记的徐航深有体会。

而在三江并流的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全州30个旅游扶贫示范村正加快建设,依托特色旅游资源培育750户旅游扶贫示范户。当地群众依靠旅游产业,实现了楼上居住楼下就业。

为全面小康注入活力

产业扶贫,不仅是“三区三州”地区脱贫的“定心丸”,更是奔小康的“强心针”。

湾地沟村是四川甘孜州雅江县53个贫困村之一,全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6户52人。在有关方面的定点帮扶下,湾地沟村依托海拔相对较低、日照充足、林多地少、水质优良的自然条件,由帮扶单位、企业和村合作社共同出资360万元,在村里建设了大型养殖场,4年来共向村民分红80余万元,为贫困户增收脱贫起到了重要作用。帮扶干部张会东告诉记者,2019年,该村贫困户人均分红达到了1000元,非贫困户人均分红730元。

在海拔4250米的西藏那曲市色尼区罗玛镇普拉村,从草场深处搬迁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布次仁实现了养牦牛的梦想,成为牦牛牧场职工的一家三口人均年收入如今已达3万元。“我学到了养殖和牧场管理技术,儿子正在学习驾驶,希望成为牧场的驾驶员。”

手中有活干,奔小康更有信心。扶贫产业实现了深度贫困地区生态资源到产业价值的转换,如今,特色优势产业变成了“三区三州”地区的“金字招牌”,为脱贫奔小康注入了强大的竞争力。

自从告别行路难,太行荒坡能“摇钱”

西柏坡附近昔日“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的小山村,如今路通水通财富通

新华社石家庄7月9日电(记者曹国广、杜一方)“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在西盘石村流传多年的这句顺口溜,是村民曾经行路难的真实写照。

位于河北省平山县西部太行山深处的西盘石村,距离革命圣地西柏坡约30公里,全村141户、466人。村里土地面积6760亩,山地占去6120亩,除去水库和道路,耕地只有490亩。

村党支部书记闫风明说,以前山多地少、靠天吃饭,到山间梯田的路上布满荆棘,半数以上村民生活在贫困线下。

“全村最大的一片耕地面积不到4亩。”67岁的村民于东录家有3亩多地,分散为20多片。“过去田间路不通,肥料只能一点一点往地里背,有时候农产品烂在地里也卖不出去。”

从2016年起,河北省委军民融合办精准帮扶西盘石村,扶贫先扶志,驻村工作队组织村干

部和党员到井冈山、延安等地参观学习,改变了等靠要思想;组织贫困群众走进西柏坡,传承红色基因,增强自立自强、脱贫致富的信心。

“行路难是横亘在西盘石村脱贫致富路上最大的障碍。”河北省委军民融合办总工程师、驻村第一书记连拥军说,“道路不通的时候,很多上年纪的山里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大山。要想富,必须先修路。”

经过几年努力,至去年10月28日,投资49万元、总长1.8公里的2条农田道路硬化工程竣工,极大地方便了农田耕作;11月份,工作队自筹资金10万元,拓宽了2.5公里出村公路,并在公路陡峭处安装300米的钢板护栏,为往来车辆增加了安全度。最近,又有610多米的田间路开始硬化。

目前,西盘石村内外道路硬化达到15.5公里,和邻村北桃杏的山路也由过去的羊肠小

道变成通途。

“以前从北桃杏到西盘石4公里的羊肠小道,得走1个多小时,亲戚来往十分不便。因为路难走,村里姑娘都不愿往西盘石嫁。”北桃杏村74岁的何同明说,“现在大路修好了,开车只需10来分钟,这条路实现了两村百姓的夙愿。”

行路难解决了,驻村工作队又向“吃水难”发起攻坚。闫风明说,当地出现了多年未遇的干旱,20世纪70年代修建的库容10多万立方米的水库眼看就见底。今年5月,驻村工作队筹集资金8.5万元,打了两眼180米的深井,汩汩清泉滋润了村民心田。

交通、饮水、文化广场等基础设施有了,致富项目也在同步进行。近两年,工作队帮扶村里发展肉牛养殖、建光伏电站,仅此两项每年可为村集体带来40多万元收入。今年春季,全村种植连翘800多亩,荒坡地变成了经济林。



开展“六讲六评”
倡导奋斗乡风



左图:7月9日,在重庆市巫溪县徐家镇枣树村,村民在宣讲活动现场交流发言。

右图:脱贫先进个人郭邦俊展示获评的“脱贫致富星”奖状。

重庆市巫溪县徐家镇大力发展产业助推脱贫,同时“志智双扶”,组织宣讲队开展“六讲六评”活动,激发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徐家镇派出讲政策的“帮扶干部宣讲队”、讲法律的“司法干部宣讲队”、讲家风的“乡贤模范宣讲队”等,广泛开展宣讲活动;还同时开展“政策明白星”“庭院美丽星”“遵纪守法星”“脱贫致富星”“家庭文明星”“志愿服务星”评比活动,在村民中营造“比学赶超”的氛围。新华社记者黄伟摄

易地扶贫搬迁户,快板声里说安居

“六月里来艳阳天,公路修到村子边;新房新楼拔地起,新家里头亮堂堂。”如今在庄溪村,一首群众自编自演的快板传唱出易地扶贫搬迁户住上新房子、过上新生活的喜悦心情。

“两个眼里都是山,山陡薄地靠天收;三天不雨地开裂,一刻暴雨水成灾。”当地群众曾经如此描述恶劣的生产生活条件。

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庄溪村位于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洪塘镇最北端,地理位置偏僻,其中熊家山、屯里等村组海拔高度900米以上,地形险峻,交通闭塞,自然资源匮乏,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频繁,生存条件恶劣。

易地搬迁是实现当地贫困群众脱贫的根本途径。

精准扶贫要求精准识别,确保应搬尽搬。庄溪村共识别出需要搬迁的建档立卡贫困户13

户39人,非贫困人口16户45人。2017年,在征求群众的意愿后,庄溪村开始实施整体搬迁。搬下来的群众被集中安置在庄溪村施家坊组。

“当时我没事就去安置点的建设工地看看,看到那个热火朝天的景象,想着能尽早搬到这里。”如今坐在自家明亮客厅里的庄溪村贫困户黄任发说,没多久,大家就拿到了新房子的钥匙。

2018年底,安置点正式完工,几十幢新房拔地而起,水电网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从简陋的平房到宽敞的楼房,易地扶贫搬迁圆了黄任发多年的安居梦,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

搬出来是第一步,搬出后还要稳得住、能致富。

这两年,庄溪村依托生态优势发展有机蔬菜种植,同时成立庄溪村云头岭种养专业合作

社,发展土鸡、黑山羊养殖产业,让搬迁贫困户在家门口就业。

“我在蔬菜基地干活每月有工资,还担任了村里保洁员和社区服务室管理员,一年有1万多元收入,不用担心搬出来后的基本生活问题。”贫困户邹林根说。

为了让搬迁群众真正扎下根,袁州区探索“易地搬迁+园区、产业、入股分红、保障兜底”等脱贫路径,让搬迁贫困户从单一的种养殖业,逐步向服务业、劳务输出等多元就业转变,如今挪出“穷窝”的群众每年人均增加收入2000余元。

“实施易地扶贫搬迁,不仅是人的简单搬迁,更关键的是要为搬迁群众创造多元化就业创业渠道,帮他们实现‘致富梦’。”袁州区扶贫办主任钟少平说。(本报记者闵尊涛)

贵州:“坝长”来“掌坝”,坝区成了“聚宝盆”

新华社贵阳电(记者向定杰)连日来,贵州省遵义市娄山关脚下,汇川区泗渡镇观坝坝区3500亩“亮剑黑茄”成熟上市,每天基地都是一片繁忙的采收景象。

在“地无三里平”的贵州,坝区不多见。为振兴农村经济、打赢脱贫攻坚战,2018年冬天,全省启动了500亩以上坝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在工作机制上,贵州提出各级主要领导担任坝区“坝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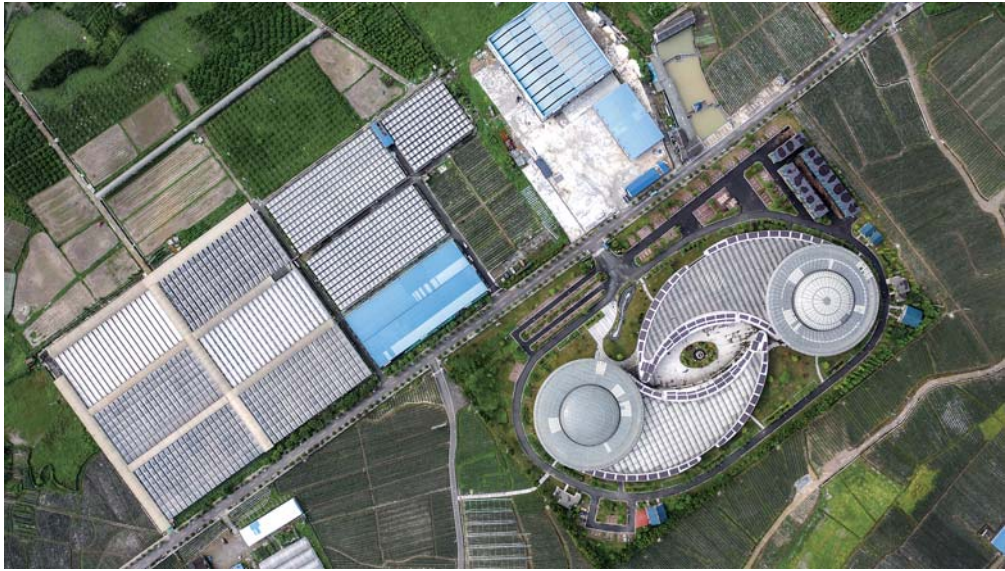
泗渡镇党委书记王倩就是观坝坝区的“坝长”,一年多前,她还在遵义市新蒲新区负责招商工作。“以前皮肤白,现在大家都说我就像这茄子。”王倩笑着说。

这个曾经“与国际接轨”的女干部,如今扎根在了田间地头,然而基层的工作并不简单。

“太不容易了!”王倩介绍,观坝坝区去年9月启动建设,今年2月才开始种植,因为经营主体复杂,之前坝区已经不像坝区,七零八碎。

想要重新打造坝区,资金也是难题。“起初我想着可能做不下来,毕竟有那么多遗留问题。”王倩说,在这种形势下,党员干部主动作为、开动脑筋,一起想办法。

“我们坚持以党建引领产业发展。”泗渡镇组织委员马凤介绍,当地去年10月成立了遵义市首个坝区联合党委,在联合党委领导



▲这是6月14日拍摄的遵义市汇川区泗渡镇观坝坝区(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陶亮摄

下,一些在职党员在坝区参与农业生产,无职务的农村党员也积极发动群众,并参与基地管理。

“你连锄头都没摸过,能比我们种得好?”致富带头人刘玉铨是一名老党员,他告诉记者,政府建设坝区时,让他去做群众工作,起初大家还

■新华时评

近日,辽宁省宽甸县委书记监委查处了一起危房改造弄虚作假个案;69岁的李永艳家住辽宁省宽甸县长甸镇桦树甸子村,由于40多年的老房子属于D级危房,按“两不愁、三保障”要求,房子必须翻建。不过早在2018年就已经“被脱贫”的老李,迄今在建的新房还处在收尾阶段。村书记称当时新房正在盖,村两委认为有保证,就给老李作为贫困户上报“摘了帽”。

这个案例再次敲响了在脱贫攻坚中形式主义、弄虚作假冒头的警钟。

危房改造作为帮助农村住房困难的贫困群众实现安居梦的惠民工程,本来是一项顺民意、得民心的暖心工程,但个别干部在工作中却当作一项差事在应付,觉得“对付对付就完了”。

给建档立卡贫困户翻建的房子还在建设,就急匆匆填表“摘了帽”,脱贫攻坚工作如此“打时间差”实在让人惊诧。那栋“早产”的危房看上去是形式主义,背后暴露的是弄虚作假的本质。

党中央反复强调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如何把这一要求落到实处,是基层党员干部脱贫攻坚工作的一道必答题,也是检验党员干部初心成色的试金石。在这一点上,宽甸县的“早产”危房房就是一本典型的反面教材。它也是一面反光镜,值得很多人都来照照自己。

东北地区盖房子至少要经历一个冬天的检验,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墙体扛不扛得住?供暖设备会不会出问题?扶贫干部要把危房改造的一砖一瓦记在心上,对解决贫困户危房问题持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态度。

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摆脱贫困的梦想终将成真。但脱贫攻坚也是一场硬仗,除了各级党员干部落实施扶贫政策要有“久久为功”“抓铁有痕”的定力外,纪检监察机关着力查找制度漏洞和监管盲点,让形式主义无处藏身,让弄虚作假无人敢碰,也是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关键保障。

(记者张逸飞、李铮)

新华社沈阳7月9日电

『早产』危改房是一本反面教材

有这样的疑问。

可如今,他管理着230亩茄子,手下带着35个人。“一天是70元,两口子来务工就是140元。”刘玉铨说,尝到甜头的村民们热情高得很。

“昨天晚上做到8点多才收工,来到这里后,天天都有活干,不仅每个月有2000多元的固定收入,还能照顾家中老小,比在外面打工强多了。”56岁的观坝社区居民刘正梅说。

在平整的农田里,放眼望去,一排排茄子长势喜人。像刘正梅一样的妇女们背着竹筐、系着围裙,有说有笑地采摘着。一旁的道路上,停放着一辆辆等待装货的冷链车。

“在高峰期,完全是工厂的场面。”王倩说,这段时间,每天采摘的茄子都在五六十吨,用工需要上百人,“亮剑黑茄”是当地培育的一个新品种,采收期从6月一直持续到11月。按亩产2万斤,每斤平均1.2元算,亩产值可达2.4万元。

茄子大规模上市,销路也不用担心。汇川区已经与贵州蔬菜集团、上海叙耀实业有限公司签订了万亩茄子单品产销协议。同时,当地还积极与重庆、四川等周边省市对接,畅通销售渠道。